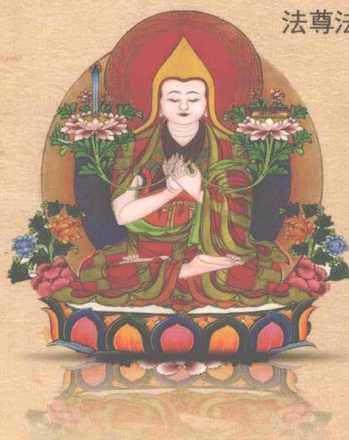




阿底峡尊者 达喀巴大师

传记

法尊法师 译



无可思大悲藏眼观视 元垢智主师利微妙音 无余群队魔灭唯密主
雪岭胜贤顶严宗喀巴 善慧称扬莲足下祈祷

阿底峽尊者傳



总 目 录

阿底峡尊者传·····	1
附录一：菩提道灯论·····	100
附录二：菩提萨埵摩尼鬘·····	109
宗喀巴大师传·····	113
附录三：宗喀巴大师祈祷颂·····	213
附录四：菩提道次第摄颂（广、中、略）·····	214
附录五：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	227
附录六：《广论》的造作、翻译、内容和题解·····	249
书 讯：《菩提道次第广论讲记》精装版·····	259

阿底峡尊者传 目录

阿底峡尊者传 卷一·····	1
----------------	---

第一章：自身所具广大功德

第一段 在家时代

第一节 受用圆满

第二节 种姓圆满

第三节 俱生功德圆满

第二段 学法时代

第三段 留学阿兰陀寺

第四段 出家及其菩萨行

第一节 出家

第二节 广修菩萨之行

第一目 修习五明学处

第二目 教学传承与依止传承之师长

阿底峡尊者传 卷二·····	36
----------------	----

第三目 尊者所证功德

第二章：弘法利生广大事业

第一段 住大菩提寺

第二段 住止迦摩罗尸罗寺

第三段 赴藏弘法

第一节 略述藏王之系统

第二节 初次迎请

第三节 第二次迎请

阿底峡尊者传 卷三.....57

第四节 赴藏途中弘扬圣教

第一目 起行之前

第二目 途中降魔

第三目 说深奇法大转法轮

阿底峡尊者传 卷四.....71

第四目 请赴拉萨

第五目 拉萨途中

第六目 卓锡拉萨转大法轮

阿底峡尊者传 卷五.....89

第五节 尊者之圆寂

第一目 圆寂前相

第二目 涅槃胜乐

第三章：事业流传教法增广

阿底峽尊者傳

法尊法師 譯述

阿底峽尊者傳 卷一

敬礼焚烧诸戏论，圆证深广二种身；

事业光明流十方，末世法王然灯智。

正法有无，依于受持弘演之行；有诸行者正法住世，无诸行者正法隐没。《俱舍》云：“佛正法有二：谓教证为体；有持说行者，此便住世间。”受持讲说修行，亦依有传承者为言，若不尔者，则邪正滥矣。西藏佛法，大弘于持松德尊王朝，三传至朗达玛王朝，大灭佛法，未久朗达玛遭变，佛法重兴。然当一切时忆度邪徒，随自聪辩，不依师承，滥传教法，数百年中，真伪莫辨（至今尚存余习）。俟有王名哦日（原地名）出家号曰智光，智游纶言，圣意莫决，参访诸师，疑情尤甚。遂集智童，遣送天竺，遍学显密诸宗，访迎弘法彦德，凡经两代（智光后有菩提光续之，下文广述。）殷勤访学，始阿底峽尊者至藏，破邪显正，重树法幢。是为西藏佛法中兴之时代也（阿底峽尊者所传者，曰迦当派，宗喀巴大师，大弘此派之宗义，即今之所谓黄教派其实

亦名修行派，又称新迦当派。又依俱善寺为名，称俱善派等）。阿底峡者，教证德圆，非以少智而能测，仅依传记所载，随自胜解，略录少分，以供国内之有缘云尔。译者识。

第一章：自身所具广大功德

第一段 在家时代

第一节 受用圆满

中天竺金刚座之东方，有国曰啉伽罗。国内大都，曰萨诃啰，有二十七亿户。城中王宫，平洁高广，有无量金幢严饰，故名金幢宫，受用圆满可见一斑耳。

（译者按：种敦仁波卿所造传谓：东印度地名萨诃啰，都名啉伽罗，宫名金幢。有居户一亿，游园七百二十，浴地二万五千，多罗树五万六千株，围绕城邑，城有七重垣墙，城中有桥三百六十架，金幢二万五千，王宫金顶凡有十三。受用富乐，可与香城比，正法炽盛，等同法上菩萨而无有异。）

第二节 种姓圆满

王曰善胜（或曰善吉祥，善德），正法代世，妃曰胜光（或吉祥光，婆罗门种），德同女宝。王有三子，长曰莲华藏，次曰月藏，三曰胜藏（或曰吉祥藏）。长绍王

位，纳王妃生九子，弃素披缁，世称为大善巧达那宝利密多罗（译曰米胜友）；胜藏出家，号精进月，善巧密法，获得生起次第三摩地，能化现坛场，传法灌顶（译者按：后来藏朝尊者，时尊者已圆寂，遂往阿喀朵垅等处弘法，圣迹可考）。其月藏王子者，即尊者阿底峡是也。

第三节 俱生功德圆满

尊者初生，天雨宝花，五色霞光密覆宫上，诸天音乐，时众悉闻，如是瑞相，其类非一（译者按：尊者诞于宋太宗七年，岁次壬午）。一日卧于宫殿上层宝床之上，忽闻尊者宝床所对宫顶，发大响声，若梁崩裂。其母观之，见有数蝎，若落螫尊者之状。尊者全无惧色，遂即散去（译者按：后谓此为非人欲作灾害所化，尊者未惧而去也）。又一日声响如前，其母观之，见青莲一束，尊者则见度母现身。自此以后，尊者凡有所疑，则设供于度母像前，祈祷所怀，虽不现身说法，而疑能任运自解也（现身时甚多，下文可知）。尊者凡十八月未出宫门，有八乳母，将护一切。次宫之北有聚落曰比扎摩罗。王妃臣庶，乘车五百，童女严饰，乐师歌赞，持无量供具，往供如来。当时尊者，虽仅年半，量似三载，相好端殊，观者无厌。首著天冠，身衣天

服，父王抱持，处宝车上，时诸观者，咸共赞云：“初生之日雨天花，日照霞彩闻妙声，常顾何时得瞻视？今日见矣甚希有。”时王子问父母曰：“此诸众生，为谁所有？”父母告曰：“是汝所属。”时王子发愿云：

“愿此诸人，悉皆如我，常生王家，富乐自在”云云。

未几至扎摩罗道场，王子礼三宝已，以和雅赞诵而发愿云：“我得暇满人王身，诸根无过随三宝，常敬顶戴三宝尊，自今永为归依处。”时诸会众，咸生希有。次父母眷属，供养已毕，发愿云：“惟愿我等生生世世中，恒常供养三宝尊，承事僧众宣正法，除烦恼言得自在。”王子闻已，顾其父母而发愿云：“世世不被家法缚，处僧伽中获法乐，无慢供养三宝尊，悲心观照诸有情。”时诸众会愈生甚奇希有之想也。

尊者三岁，算数字书，一切学毕。至六岁时，能辨内外正邪之法。于十岁内，常时归依佛法僧宝，守持斋戒，惠施贫乏；读诵经论，祈祷本尊，寻求正法；恭敬父母，迎爱法侣，悲愍眷属，护恤无怙。无量善士，一切胜行，悉能担荷而无遗缺。

第二段 学法时代

尊者十一岁时诸余王臣，供献童女二十一人，欢

娱王子。尊者一日王命装饰十三宝车，无量臣庶前后围绕，幢幡宝盖，奏诸音乐，欢游街衢，苑囿聚落，作十五日广大欢会。他方国来观王子者，谓持福王女、持辀王女、持水主王女、持猛王女……等，凡有二十五王女至会。各乘宝车，七女侍从，众宝严饰，奏诸美乐，一一皆与天女无别。王子见已，眼根难舍，贪念顿萌，身毛骤竖。尔时有一空行母，化作一紺色童女，以歌赞而助云：“莫贪莫贪善根者，如象沉溺芦苇围，勇识溺此欲泥中，清净戒衣岂不没？五百五十二生中，恒受奔勤（译大善巧）苾刍身，犹如鹅王游莲池，汝于此世当出离。城邑净妙诸童女，是魔使女夺戒颜，现似欢喜而诳惑，妙相王子愿当知。如月明净印海中，身相明净无浊垢，具足五髻天庄严，殊妙夺诸有情意（此一颂是赞王子相好）。得此难得暇满宝身时，当以闻思修三尽人世，增上缘谓无尽善知识，为断短故惟愿极依止。”王子闻已，笑言答之（颂文恐繁不录，义谓释尊捐弃王位六万妃女，成等正觉转正法轮，为天人师，称赞供养，我今何因不舍王位增此贪染，我今已知世事如幻，欲境欺诳，谨当依教依知识修学正法）。

时诸众会，闻王子语，虽生希有，然恐出离。彩妃闻已，急告父母，重增女乐，恋惑其情。如是渐次，

将返城邑，王子与百二十骑俱作武装饰，至一山林，见胜敌婆罗门（内道者），独居静处，修出离法。王子观其德相，即骑问云：“独居静处，行诸难行，以梵净法，清静存活，捐除欲尘，习仙人道，为得何等胜功德耶？”时婆罗门，目不顾视，答曰：“我见诸行无常，无有真实，生时虽具王乐，死已为业自在，引向恶趣，见此义故，独居静处。又见恶劣，诸众生等，行同畜类，死后恐生不净垢中，故我行此难行之行，住此林藪。又于幻财，见无真实，思后世故，顶受仙法……”云云。王子闻已，为观实否，重作是言：“诸沙门者，慢重余人，见王至前，何为不起？”婆罗门答云：“我无资财，依林安乐，身命仇敌，唯有死主，我无慢故，弃舍喧杂，汝为何王？复自何至？我无亲怨，不相识故……”云云。

王子即曰：“我自金幢宫中而来，我是善胜王（又号虚空自在）之太子，今来林藪，谁敢与比？汝不识主，有违戒法！”婆罗门曰：“我已出人群，超越诸律则，无官亦无奴，复无所护恤，王趣后世时，无马亦无伴，独自徒步行，无衣亦无食，独自趣中有，无地亦无国，远游无知处，王子亦非常，故我依林藪，王来不起迎！”王子闻已，急从骑下，供上三轮（三轮谓弓箭剑），恭

敬合掌而作是言：“为观善巧胜德故，现似慢相发恚语，我亦昼夜六时中，思生死患悉出离，欲舍王位趣解脱，愿婆罗门哀摄受！”时婆罗门，以三宝加持，传“发心法”。王子后将车马，一同供献，婆罗门为使王子资粮圆故，暂为收领，并说教言：“现世圆满，魔鬼亦求，专行自利，鹞狼悉知，虽诸独觉，何成无上？唯求饱满，奴仆亦食，一切生中，非皆为王。惟愿王子，发大精进，舍弃王位，急趣解脱……”云云。

王子更请云：“我居王宫如系牢狱！祈垂加持，不被王逼。”婆罗门曰：“种姓是三有之缚索，王位同不净之污泥，国王为魔王之代名词，臣宰系魔罗之亲里人。汝今不久定遭羈逼，今莫居此，当往阿兰陀寺，彼处有汝多生师长，名曰菩提跋陀罗，从彼请受‘发心教法’，彼大善巧，能饶益汝。”说已，还其车乘供具，更告之曰：“出王宫时，重当来此，有多教授，当传于汝”云云。

第三段 留学阿兰陀寺

王子回宫，取金银宝偕诸眷属，直趣中印度阿兰陀寺。时阿兰陀王（护寺之国王）闻知，严备四兵，远迎郊外。问云：“大王从何来？欲摧何怨敌耶？”答曰：

“我自东方萨诃而来，我为摧伏三有怨敌及死主怨敌来，非为他来也！”王赞善哉！复问：“国王安否？汝国境内比扎摩罗，有无量圣众，何故至此？”王子曰：“我受胜敌婆罗门所记，来阿兰陀，参菩提贤论师。”时阿兰陀王，闻已，先迎于宫中，承事供养，次送往阿兰陀寺菩提贤论师前。王子见论师已，极生欢喜。论师欢喜，出诸言外，从座起立，互问讯已，论师曰：“王子请坐！何缘至此？”王子遂恭敬顶礼，供诸珍宝，白言：“我恐为王位所欺，陷溺生死污泥，故携随从，往游林藪，见胜敌婆罗门，请求慈悲摄受。彼云：‘可往阿兰陀寺，有汝多生师长，菩提贤论师，当从请受发心之法。’我依彼命，急回宫中，持诸供物，速至师前。惟愿哀愍摄受，授我发心、教授之法……”云云。白已落坐。时菩提贤论师，住“三摩地”加持王子三业清净授与无量发心教授。复说：“五欲欺诳，王位虚幻，后世境现，追恨何及！当发大精进，寻求佛正法。阿兰陀北，有明了杜栴菩萨，具清净戒，无碍神通，获得中观正见远离八边戏论（即生灭常断来去一异之八），尽其生寿，住寂静处，彼是汝无始生中师长，当往彼前，请诸深旨”云云。

王子受教，顾恋论师，含悲而去。至菩萨前，礼

敬供养白云：“我自东方萨诃罗来，我是萨伽罗王太子，初至阿兰陀寺，菩提贤论师前，请诸教授。师云：‘此北静处，有汝无始生中师长，可依彼处，请发心法。’谨奉师命，来至尊前，惟愿慈悲摄受教授，使我不为父王所逼。”尔时菩萨深生欢喜，慰问加持，授与发心教授，并讲缘起性空之深义。王子得教授已，即于本座，证“加行道”获得“勇健三摩地门”，将自所证启白菩萨曰：“我今住定，见诸法性，光明澄净，无诸沾染，犹如虚空离诸云翳。次从定起见诸法现，虽见显现，而不执实，亦能任运忆缘有情（译者按：悲心菩提心俱摄在此）。虽见诸法虚假，然于极微细业，获不放逸。如是空有，岂无谬耶？”菩萨赞云：“善哉王子，集聚福德，定中虽达性空，定起运大悲缘诸有情，二谛教授，是我教授中尊。今欲出离王宫苦者，可往黑山之南，彼有我师阿嚩都帝，亦是汝往昔师长，当往依彼，请‘发心教授’，并求‘出离教授’等法……”云云。王子闻教，爱恋难舍，为求法故，含悲而去。

时阿兰陀王，供养无量珍财，及诸眷属，送三踰缮那而返。如是渐次，至黑山南遥见阿嚩都帝，于一黑岩石下，著毛衣，躡皮垫，体粗腹大，目赤色青，离诸分别，半跏而坐。王子急从骑下与诸眷属顶礼足

已，坐于座旁。尔时阿嚩都帝，启目视之，问从何来？王子合掌白言：“从东方啍伽罗，金幢宫来。初至明了菩萨处，求归依救护，彼教至此。惟愿慈悲，哀愍摄受。”是时阿嚩都帝闻已告言：“王子！我亦生于王家，深怖惑业，捐弃王位，如同涕唾。汝今能修阿嚩都帝行否（译者按：阿嚩都帝，是人身中“中脉”之名，又具“取”“畏”“惭”“断”四义，是无上瑜伽之行法。）？王位圆满，犹如毒液，略饮少分，能断命根。王位圆满，犹如火坑，略为越度，生无量苦。汝今当还王宫，观察家室过患，然后速来！”王子闻教，恭敬供养已，急还本国。到其国已，一切人民，见王子归，欢歌供养，无量欣乐。及至宫中，父母喜甚，问至何所，今归善哉。

王子恭对父母，启白一切，愿许出离。父母告云：“汝厌生死者，应当摄受王位，供养三宝，建立伽蓝，承事僧众。于诸有情，修大悲心，惠施匮乏，安乐一切。何用他为，而必出离？”王子答以“王位过患，五欲虚伪，如实哀愍，愿垂听许，修诸佛法，不宜为儿作诸留难”。尔时父母闻子所说，无言可答，遂暂许之。王子既蒙父母许，持诸饮食及诸供具，与一千骑俱，趣依阿嚩都帝，求请教授。到已，恭敬供养，合掌礼足。阿嚩都帝，乃为传“发心等法”。教云：“汝

今应往黑山寺，亲近修欢喜金刚及阎曼德迦瑜伽者罗睺罗笈多，于彼座前请受发心、灌顶等一切教授，彼亦是汝往生师长……”云云。王子依教，与千勇士，趣黑山寺。尔时欢喜金刚瑜伽者，于无量瑜伽男女会中，宣演密法，遥见王子，将至其所，为显王子胜德，除众会疑，生希有心故，以大悲心，降大霹雳，击王子上，时其霹雳不击王子，遥击外道黑塔山。诸大众会，见此事已，咸生希有，问云：“今此王军，从何而至？”欢喜金刚瑜伽者，即告众曰：“此人前于五百五十二生，恒为清净苾刍，得大善巧。今生哪伽罗，为善胜王子，于如是殊胜眷属及以王位，毫无贪著，捐弃一切，行诸难行。阿嚩都帝教来此处，因具胜德，现此境界，为希有否？”时诸大众，同声赞曰：“希有！”急从座起，遥为迎接。王子见众来迎，与其从侍，下马而行。到师面前，恭敬顶礼，白言：“师长存念！我虽久愿弃家，兹因种姓高贵，终遭羁缚。前已亲近胜敌、觉贤、明了杜栴、阿嚩都帝，诸得成就之师长，然至现在，犹未能脱。今阿嚩都帝师教来此，愿赐大乘发心灌顶等一切教授，决定加持令得解脱！”尔时罗睺罗笈多，作观察已，独引王子入于密坛，为灌“欢喜金刚”顶，密号智密金刚，昼夜相续，传诸教授，

凡十三日灌顶圆满。十三日中，眷属千人，悉未眠息，唯念王子何时当出也。十三日已，王子作“胜乐轮相”而去，顾诸眷属，唱无常歌。

时罗睺罗笈多，更遣成就瑜伽者八人，前后拥护返呌伽罗，变国王心，绝其贪恋，令送与阿嚩都帝，独修难行之胜等。王子受教已，作瑜伽者相，骑马而返，千人围绕，渐至王宫。父母亲属，咸来观见，生大畏怖，惧其出离，凡经三月，防范不舍。王子及诸同来瑜伽者，遍城游历，作疯狂相，亲眷臣庶，见是事已，知王太子决不能留，各自涕泣，悲惜不已！父王泣曰：“噫唏！王子初诞之时，瑞相无量，意为能绍王位，心生欢喜。何故今者，欲依林藪，岂不令吾大失所望？夫复何言！”王子闻父悲语，即安慰曰：“父王！请听儿言，倘我今者，摄持王位，虽能暂时相聚，而不舍离，暂时不能何能长期？又非一切生中，悉成父子，何能生生相聚，永享快乐耶？儿今捐舍王位，行菩提道，一切生中，定能欢聚。故愿父王慈悲听许，不作留难。”其父无言，而母哀曰：“虽甚爱顾，于事何益？一切众生，业力为主，今可放舍，任乐是从，愿后生生永为眷属共相欢聚。”是时王子蒙开许已，心大欢喜，得未曾有。即与同来瑜伽男女，次晨往诣阿